



油桐花开

周家鸿

今年春天，一场瘟疫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是遥遥地看着山坡上的油桐树安排自己的日子。在农村长大，又在学校学了几年农业，还在田野上与背诵着“云跑东有雨变成风”“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这种农家谚语的乡亲打过不少交道，走进社会后也就改不了一身农人习惯，做什么都爱看着大自然，也因为那自然赐予了我的想象，赐予了我的丰富。

这里说的桃花李花开，应该是冬天结束的标识，是与历史和传统记载的瘟疫有着很多关系的。中国民间和官方的传统记载中，起发于冬季的瘟疫，很多都是在桃花李花开放时，出现降势，又于油桐花开放后消融，《三字经》里述说的幼时就能让梨的孔融，据说就是死于冬天的一场瘟疫。那么，我看见桃花李花开放，是欣喜的，就算有着最大的耐得住寂寞的心肠，毕竟也要食人间烟火，也有亲人朋友生活在这世间，更何况是一个胸怀善意，见不得别人痛苦和忧伤的人呢，那么多人在疾病中死去，谁能够坐视不理、幸灾乐祸？那么等待油桐花开放，就肯定是等待一场春意来临。

滇南部农村很多地方播种时节的掐算，其实就是等着油桐花开放，如果你看见兰花开了，想着春天已经来了，想要赶紧播种，那样，你的收成肯定是会差的；你再看到桃花李花开了，包谷雀叫了，春雨也已经下过一场，认为这是播种的好时机，赶紧忙着播种，恐怕还是糟糕。山上旱地种下的玉米之类，也许不觉得有多少损失，而田里的水稻苗，损失就大了。农民朋友还发现，稻谷如果是在李花桃花开放时期播种的，会死了一大片，还得在油桐花开放后重新播种一波，可最后的成熟期，前后播下的竟然是一样的，原先播种的那批，不过是多长了一两张叶而已，这个原因我是知道的。我在从事水稻制种试验期间，查阅过不少资料，知道那是植物为了适应环境，自己体内进行生物调节，延长了生育期了。农村人这样长期积累的经验，要完全打破，其实也给我最初

的工作带来了困境，在田间进行稻谷试验时，为了赶时间，每年都要在春节后立即播种，如此，村庄的朋友可不干了，他指着山坡上的油桐树说：您看呐，油桐花还没开呢，苗会死的，这时我只有发挥我的苦口婆心，因为我是技术员，我向他们保证了收成，并提前准备好塑料薄膜，我知道，这种简单的覆盖，可以让这些秧苗穿上衣服而得到保护。

南方今年的寒冷，确实少得可怜，也让人觉得有一股怪异，好像与这次疫情有些忽略不了的关系，又说不上来。往常，我花园里春节前后就开花的那株李子树，到今年3月上旬也不见花骨朵，我以为已经枯萎死了，便戴上口罩，跑去看其他人家的桃树李树，竟然都一样——枝丫直指天空，犹如一个个惊叹号，在等待、在期盼，在抗拒一种正在降临的灾祸。而南面山坡上那一片姿态优雅的油桐，其实也在酝酿着绽放春天。从李花桃花开，再到油桐花开放之间，这个过程是有一个节令的距离的，那几乎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滇东南几乎都还会有一次到两次降温，被称为倒春寒。你别小看这倒春寒，那可是与庄稼的收成有着极大关系的。前天傍晚，我在文山城南面的住处楼上，遥看更南面的山坡上的油桐树发呆的时候，一只蚊子竟然就在我的手臂上叮了个红包，惊蛰已过，气温开始转热，这些东西就出土了，要是来一次骤然的倒春寒，降温幅度大一些，这些虫虫肯定会冻死不少，秋天的收成必然就多了。

油桐花一旦开过，今年的寒冷日子必定就完全过去了，就算云南人说的“十里不同天、遇雨变成冬”这样的情

景，在夏天也肯定会存在，那也只是季节和地区的差异而已，那种雨季冷是短暂的可以忽略的冷，与春寒料峭的冷是两回事。我故乡邵阳河畔，有个位于山坡上的村子就叫桐厂坡，桐厂当然就是若干年前收购油桐果榨取桐油的地方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村的名副其实，它周围的山坡上，几乎都种满了油桐树，这些树修剪得非常爽亮，树冠的形状很好看，又分布恰当，有利于结果，每一株树，如果缩小了，可以说都是一盆价值不菲的盆景，关键是每年农历三月三前后，这些树都会盛开白色花瓣而花蕊又带粉红的花朵，像是约好了似的，只在几天时间里就开满了山坡，熙熙攘攘挤满了桐厂坡的天空。这是其他花朵都开始谢了的时候，唯独一大片白色又带粉的花朵出现在原本光秃秃的树枝头、出现在我身边的天空，那不仅显得独一无二，更让人惊讶，就算你再不懂

诗意，在这样突入而来的景色中，也会冒出一种充实也乐于想象的意境了。我小学时的校园劳动地就在这片油桐花旁边，油桐花开时，学校刚开学，领过书本、进入正式课程，学校都会组织到这片地里搞上几天劳动，这油桐树与我的交集，可就不单是处于指示节令这样单一了。我和同学们都会到花朵盛开的油桐树下玩耍，每两株油桐树的距离是比较宽的，中间是农村人的耕地，可以套种作物，这片地全是质量上等的沙壤土，上年的庄稼种的是花生，我们在这片土壤里翻寻，会找到上年收获时遗漏的花生果，这个节令，无所不能的土壤巨大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埋伏在土壤里没有生命的生物，都随入了土壤，而有生命的花生果，得到土壤的保护，经过一冬寒冷却没有毁坏，正是迎着节令吸收水分，即将发芽却没有发芽的时候，味道是非常甜的。

时至今日，这片油桐，还能带给我回味，并不只是在春季它能够给出我的某些暗示，也不只是可以经由心的深处升腾一份安然，而是这片油桐花和它们结出的果，陪伴了我40年的行程，与我人生的起伏情愁联系在一起。13岁那年，当年油桐果还没有成熟，我父母却要送我到远方的亲戚家读书，姑姑在外地一所学校教书，那里的学习环境好多。我在离开前，母亲给了我两元钱，叫我到桐厂坡的厂里买一个竹编的箱子，我是带着一份沉重情感去的，8月的天气很热，我一走，一边看着绿韵旺盛的桐树出神，想到即将离开从未离开过的家，孤独感总是油然而生，泪水不经意地沿着脸颊流下来。我家对门有个熟

人就在桐油厂上班，为我选的蔑编箱子当然是质量很好的，先是用黄色绿色红色染过的竹片编成，再在外面上了层上年刚榨的桐油，既好看又耐用。这个装着我书本衣服的竹箱子，于是陪着我在外7年的求学时光，每当想家时，我打开这个箱子，整理书信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故乡情结，会冲淡我的很多困境及困惑。毕业时，这个竹箱子因为没有绑牢，曾经从解放牌班车顶上落下来过，却没有被损坏，其他同学的木箱子都被甩成几瓣了。工作后，我把这个竹箱子放在了老家，本以为早就腐朽了，没想到，去年我回老家，竟然看见弟弟还用这个竹箱装一些古老物件，并上了把锁，桐油漆过的竹面，虽然很陈旧，但40多年来，由于桐油的坚硬和防虫性，并没有损坏，那么，这个竹箱子，是否一直装着我一生起伏跌宕的状态呢？我是否要向我的弟弟索要回来！

就是现在，我在书桌前，看着起伏山脉上苍茫大地枝丫纵横的油桐树，思绪里还浮现着节令和关于油桐的很多往事。是的，油桐树每年都会有一次开放，就算这种花开放的时间较晚，却不影响它的结果期，其他果实成熟时，油桐也会在宽阔的叶片衬托下，结出带有菱形的果。这种果不能入口，却在农村种植很多，因为它的意蕴确实不简单，算是天地给予人间的某种兆示、启迪、或禅意吧。该来的终于会来的，该离开的，也必定会离去。

再过几天，油桐花必定会盛开放放了。

那么，让我们一起祈祷油桐花开，灾难远远离去！

春与农耕

李雨桐

春，带着她的脚步轻轻走来。冬眠着的大地被春唤醒，植物开始舒展筋骨，花朵含苞待放，百鸟竞相争鸣，天空碧空如洗，阳光五光十色，河面波光粼粼……空气里饱含着春的气息。

人勤春来早，二三月天，走在家乡的田间地头，无论山里山下，一片春耕备耕农事繁忙的景致，到处是农耕人劳作的身影。晴空万里骄阳下，需翻整的连片甘蔗、烤烟地，是这个农忙时节最重要的活计。突兀的山顶上，人们辛勤地用锄头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一个动作，只是为了把那荒凉的山坳勾勒出一丘一丘像扇子一样整齐的褶皱。远远望去，山坳上面一沓沓、一层层的水红色薄膜在春风的牵动下犹如水里的鱼儿浮动亮闪闪的片片鱼鳞。

踏着脚下柔软的黄土地，汩汩起来的黄色泥土像是女子用的细腻柔粉，在空气里散状似的粉末般撒开来，那是乡野里泥土的味道。突然间，远处的天空划过一道明亮闪闪的光，像流星掠过天空留下了光的印记，那一束束光径直俯冲地面，跟着这一节奏的还有山坳上迎面纷沓而至的“云朵大军”，似乎是那天地相接的一瞬间。春天的骄阳、湛蓝的天空在这样的南方山村随处可见，没有浓烟滚滚的工厂，没有喧嚣城市的灯红酒绿，只有简单广袤的天空和大地。

对面的山坳交相辉映；连绵的山峦此起彼伏，弯曲坎坷的山路伏在重重叠叠的山林边，像吻着林的唇，直到天的边际，朦朦胧胧。

“农事东畴堪播种，勤民方不愧为春”。黄土地上面是勤劳的农耕人。农耕人辛勤的汗水挥洒在这肥沃的土地上，只为了等待丰收。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步一个脚印是农耕人真实的写照。长期在广袤天空下劳作的农耕人，脸上有比别人深邃的皱纹，饱经风霜，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在地里他们互相帮衬着，或铲土，或施肥，或浇水，或盖膜……放眼望去，不一会儿，一排又一排，一丘又一丘，一山又一山的耕地映入眼帘，和耕地交织在一块儿的是那农耕人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公和他们一样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记忆中，我还上小学的时候，外公家的房子上面住人，下面住着牛，是那种很老式的石头房，坚固无比。每每到周末的日子，母亲就会带着我回去乡下看望外公，顺便体验乡村生活。曾多少次看见外公吆喝着那头青草喂猪的老黄牛，扛着锄头走向田野。只见他俯下身子，挥动着手中的农具，在那块熟悉的土地上挥汗如雨。每当休息的时候，外公顺势坐在田头，从地里提起那把老水壶往嘴里送，茶水夹杂着汗渍，顺着他的嘴角往脖颈里溜。一阵，取出一支老式春城烟卷，点上火，慢慢地吸起来。这时外公专注的神情，凝视着被刨整过的黄土地，或许在期盼着丰收的喜悦罢！

山下，这个时候又是另一番景致。片片绿油油的庄稼地里，人群穿梭来往。帽檐下咧着嘴角盈盈的庄稼人在谈论着什么。女人们蹲在庄稼地里，拿着铲子不停地刨入沙地里，漏出一个一个黄灿灿的东西来，就像是从趵突泉的泉眼里接连冒出来的，浑浑圆圆，可爱至极。不一会儿，男人们的肩上扛着一大袋一大袋的果实沾着地埂走到路边来，过了秤，一袋袋整齐的装箱上车，“洋芋大军”整装待发。看着庄稼人满心欢喜地数着钞票的情景，今年绝对是个好年成！

山上、山下的农耕人，一天的劳作随着太阳的余晖缓缓落下帷幕，第二天、第三天……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着在这块土地上的辛勤劳作。播下种子的那份心，收获时的那份喜悦，无一不诠释着春天最让人欣喜的希望。

春回大地，庄稼地里的春天是这片黄土地里最美的季节。它孕育新生，也收获硕果。它也将永远静静地等待着一春又一春的来临。

妻子的乡亲(外一首)

夏云发

每次陪妻子回到那个村子
她的乡亲
对我来说，都是
陌生而又亲切
对于他们来说
我就像跟着一只燕子
在春天，回到久别后的屋檐

离开的时候
妻子跟我谈起
乡亲们对岳母岳父都很好
仿佛一个村庄里的人
都是最亲的兄弟姐妹

妻子感恩他们
她不在家的时候
把两位老人照顾得很好
她可以在外面安心地生活

其实
我也是感恩他们的
因为他们
我和儿子
得到了妻子更多的爱



我闻到了四平村泥巴的味道

——读叶浅韵《大地上的窟窿》

吕正云

百度地图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搜索一个叫“四平村”的地方，但我一次也没找到过。我常常幻想过叶浅韵所生长生活的环境，也不止一次地想象着她笔下那个叫做“四平村”的地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仿佛都是故事，仿佛都跟自己很熟悉，也许，我从小生活的农村，原本就和四平村有着某种相似。这种感觉，在读叶浅韵《大地上的窟窿》一文时，愈发强烈。

叶浅韵的文章常常一开始就能打动我，我总是被一种莫名的语言魅力诱惑牵引着，一口气读完她的文章，事实上，她有的散文作品很长，比如荣获第十五届十月文学奖的《生生之门》就是25000字的篇幅。检阅文章好坏的最感性的标准，在我看来是这样：是否能一口气吸引我读完，或者说是舍不得一口气读完。叶浅韵的文章就具备这样的素质，我往往被吸引着读完之后，又会在心里咯噔一下，怎么就完了。然后陷入自我的沉思中，把自己置身于她作品中的四平村，想起生活的历历种种。于是，便有了一种探求，想要在地图上搜索一下四平村的地理坐标。

我猜想，叶浅韵在写《大地上的窟窿》时，也许是由于身体欠佳正在治疗中，文章一开头就让人揪心了，那种透过母亲对作者的担心，同时也抓住了读者的担心。“我不止一次地想卷回妈妈的子宫，请求她用一味中药把我化了。疼痛减轻时，我又想立即站直身子，给她一切人世的幸福。”我能想到了作者那种被病痛折磨的挣扎，我可能也想到了那种母女情深的亲情，也想到了人世间无数种温暖的挂牵。

作者的文字很生动，一切呆板的事物，在她的笔下立马鲜活起来了。比如风，比如天亮、比如鸟叫。“昨夜风

大，吹来一些不幸的消息……”我知道，这个风也把作者的思绪从病床上吹出去了，这个思绪飘过了重症监护室，停留过妈妈的绒裤，飞回到那个大地上有窟窿的“四平村”，穿越到儿时与母亲相处的岁月，与奶奶相伴的日子，左邻右舍家发生过的事，那些生老病死、悲痛和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时而让我欣喜，时而让我伤怀，如此种种，道不尽农村人的亲情和农民朴素生活的哲学。

作者的文字太朴素了，朴素得让我闻到了四平村泥巴的气息，闻到了烟筒里的烟火味，这种味道跟我老家那个叫水井坪的味道如出一辙。于是，我感觉到四平村离我如此之近，近得闻得见鸡鸣狗叫的声音。文中多次出现的方言“怕得呢”，一次次打动了，那种营造希望的想法和语言，让原本落后的农村人生活变得有盼头，“任何苦难都没有磨灭过我们对未来的希冀”。

我曾想到不同人眼中的农村。漫山遍野的金黄色，那是教科书里美好的秋天；欢畅的春风，那是诗人眼光里的春天；十里桃花四围香稻，那是摄影师镜头下的景色；月光下，围坐庭院里，喝着清茶，听虫蛙鸣唱，那是城里人的臆想。在飞沙走石的春风里忙栽种，在大雨磅礴的雨劳作，在秋老虎般的日子里抢着节令收割，在灭天灾人祸中盼有个好收成，卖个好价钱，这是农村人的生活，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只为活着，只为能活得更更好一些。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坚信，“怕得呢，一切都会过去的”“任何时候都对世界存留希望，才能在苦难中拥有开花的力量”。我想，“妈妈”的想法代表着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想法，这种乐观、无怨、向上的生存

理念正是他们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他们对于生机勃勃的生活的一次次匍匐和验证。

“又一个白天来了，我和妈妈的手紧扣在一起，心相连在一起。我与妈妈的絮絮叨叨，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止疼。讲着讲着，我就忘记了我是一个病人。”被风吹走的思绪，此刻又从四平村飞回来了，再次回到现实中。“我也开始正视大地上的窟窿，那一定是大地的疼痛，在它分娩山川河流时留下的创伤。我所经历的，只是做众生所经历的种种。那些已知和未知的尘世悲苦，就像是前世未还完的债，我们必须要信守承诺地对人对物倾心绝力，才是活着的初心。”快到文末的这些描写，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的释然和乐观心态，对生活的领悟，让人倾心佩服。我看见一个正在大地上行走的人，她的眼里含着泪水和希望，因为她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个民族，在负重前行的途中，难免会受挫受伤，失败失去，甚至死亡和灭亡。日子像波澜迭起的江流，呼喊向前，才会成为雄伟的瀑布和深沉的大海，成为人类精神的咏叹史……如此，我便能在阴霾连绵的天气，在心底模拟一个太阳，它站在乌云的背后，让天空镶嵌金边。”犹如前面无数股涓涓溪流，在此刻汇聚成磅礴的力量，升华和凝练了本文的意义，让人倍感震撼。

此时，我想到了当前我们面临的疫情，这不就是我们国家、民族在前行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坎吗？这种日子终将过去，而且困难愈加激发了大家同心同德战胜疫情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在《杂言诗》中写到的：“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第十二届



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
主办

云南省文联
云南省作协
云南北辰高级中学
协办